

中华

上古十二帝

下卷

周光敏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华

上古十二帝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下卷

周光敏 著



目 录

第七十五回	羿射九日救苍生	帝挚禅位再颁诏	1
第七十六回	唐尧侯梦游天宫	王屋山再得贤臣	4
第七十七回	帝挚崩驾亳都城	唐尧平阳即帝位	9
第七十八回	立谤木广开言路	察民情尧巡南方	13
第七十九回	逍遥观尧遇赤将	淮阴侯细说水怪	17
第八十回	观东海话说沧桑	察民俗尧巡溧阳	22
第八十一回	溧阳侯细说茶道	尧君臣首尝海鲜	27
第八十二回	彭蠡泽尧访洪崖	三苗国狐功逞凶	31
第八十三回	施毒术祸国殃民	假仁义苗王称雄	35
第八十四回	狐功施计害帝尧	天子严词震苗王	40
第八十五回	苗王设宴施毒计	诸侯共谋拒敌策	45
第八十六回	百花丸解君臣难	贩布老翁说蛊毒	49
第八十七回	养蛊虫害人害己	盘瓠子迎帝认亲	54
第八十八回	跳月节苗民婚配	说水患试析成因	59
第八十九回	拜王母乞息水患	黑水岸逢蒙弑羿	63
第九十回	西王母瑶池宴客	大司农回归平阳	68
第九十一回	苗王兴兵犯中州	钱鏐挂帅拒强敌	72
第九十二回	丹水岸苗王被擒	访许由帝尧让贤	77
第九十三回	握登姚墟生虞舜	后母虐待多苦辛	82
第九十四回	虞舜师从务成子	瞽叟信谗杖无辜	87
第九十五回	始耕田虞舜奋力	施奸计象欺亲兄	91
第九十六回	被父逐舜做什器	游泰山重华学琴	97
第九十七回	遭陷害再次被逐	耕历山虞舜受欺	102
第九十八回	听琴声大象耕田	施教化农人让畔	106
第九十九回	舜探亲被逐再三	躲盛名雷泽捕鱼	110
第一百回	陶河滨舜化东夷	帝子朱漫游遭谴	115
第一百一回	旱行舟帝子流放	免共工举鲧治水	120
第一百二回	崇伯携妻隐封地	华山峰顶盗息壤	124
第一百三回	吞薏果鲧妻有孕	玲珑堂大禹诞生	129

第一百四回	奉帝命崇伯治水	郁华子教授神童	134
第一百五回	贤良母与世长辞	遵慈命寻父登程	139
第一百六回	寻父迹查看水患	雷泽畔三圣聚会	143
第一百七回	尧选贤四岳举舜	试德行帝欲嫁女	148
第一百八回	重华诸友聚洊汭	钱铿执伐访虞舜	152
第一百九回	娥皇女英嫁英杰	舜携二妻拜父母	157
第一百十回	瞽叟夫妇虐子媳	二嫂艳容惊虞象	162
第一百十一回	涂仓廩母弟纵火	舜浚井父子填土	167
第一百十二回	脱大难舜归帝都	察水患入于大麓	172
第一百十三回	舜举八元与八恺	三凶不服舜摄政	177
第一百十四回	鲧治水失败遭诛	平水患舜举大禹	182
第一百十五回	宛委山顶获金简	云华夫人会大禹	187
第一百十六回	巫山神女赠宝箓	禹继父职为夏伯	192
第一百十七回	尧退位虞舜摄政	夏伯禹治水定计	197
第一百十八回	碣石山海妖逞凶	降魔怪应龙施威	202
第一百十九回	开九河导水入海	王屋山收七地仙	208
第一百二十回	玉卮娘娘收骄虫	大禹开凿砥柱山	214
第一百二十一回	王母相邀巨灵神	太华中条分两边	219
第一百二十二回	禹凿龙门探地窟	天皇伏羲赠玉简	224
第一百二十三回	开掘壶口水入海	鲤鱼应试跳龙门	229
第一百二十四回	探河源禹导积石	轩辕镜诛除妖魅	233
第一百二十五回	大禹二过桐柏山	九尾神狐说天缘	238
第一百二十六回	涂山国大禹成亲	洞房夜水怪入侵	243
第一百二十七回	天地神将诛群妖	大禹施仁放山魃	248
第一百二十八回	桐柏山风雷震荡	天地将大战魔王	254
第一百二十九回	巫支祁永囚禹井	神龟出进献洛书	260
第一百三十回	禹凿轩辕现熊身	女攸化石破生启	267
第一百三十一回	十二蛟龙闹洞庭	十二神女战蛟龙	271
第一百三十二回	三苗再次祸南方	大禹挂帅征有苗	277
第一百三十三回	七地将三戏苗王	皋陶书讨敌檄文	281
第一百三十四回	三苗国重立新君	岫嵎峰禹留圣碑	287
第一百三十五回	九州水平功圆满	昆仑山上谢王母	293
第一百三十六回	尧驾崩葬于谷林	避丹朱舜隐南河	299
第一百三十七回	舜即位因才任官	弃功名钱铿隐世	304

第一百三十八回	西王母贺赠玉琯	都蒲坂舜封弟象.....	311
第一百三十九回	师帝尧荐禹于天	禹摄政皋陶献谋.....	315
第一百四十回	舜南巡驾崩九嶷	二帝妃湘江为神.....	321
第一百四十一回	避舜子禹隐阳城	禹即位五音听政.....	326
第一百四十二回	诸侯会帝禹驾崩	启即位夏朝开基.....	332
后记.....			339
参考书目.....			343

第七十五回 羿射九日救苍生 帝挚禅位再颁诏

且说在立夏这天，天上竟一下子出了六个太阳。天气酷热难耐，尧侯一面向上天祈祷，一面命京城内所有臣民立即转移到自己所住的山洞中避难。因为尧侯一家所住的山洞长约六七里，里面洞道宽阔，强烈的阳光根本晒不透洞内，所以，虽然洞外骄阳似火，但洞内却凉爽宜人，更何况有取之不竭的泉水，那些度日如年的臣民来到洞内，无不感激尧侯的恩德。

此时的京都，满打满算也不过一万多人，全部躲入洞中，洞里的地方也绰绰有余。京城中的人们无疑是非常幸运的，但其他没有山洞可躲的人们就遭殃了。他们除了盼望夜晚早早降临之外，别无他法。当天上出现六个太阳时，还听到哭声遍野，但到出现八个太阳时，已听不到哭声了。因为河水干涸了，人们没有水喝，喉咙里就要冒出烟来，眼泪已流不出来了。到了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时，人们连哭号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好坐以待毙。在这短短的三天中，全国也不知热死、渴死了多少万人。

再说老将羿那一日射了两箭，不但未将多出来的太阳射下，反倒受到自己徒弟的恶意嘲讽，郁郁不乐地回到自己的家中。到了下午时分，天气已酷热难耐，羿心想着明日又不知会出来几个太阳，要不将多出来的太阳射掉，全国百姓们又不知要死去多少。正在发愁之际，忽有宫人传报，说尧侯命所有臣民立即到他居住的山洞避难。羿立即带上神弓神箭来到尧的山洞。因为尧侯正在一间静室中向天祈祷，不让外人打扰，宫人就将羿专门安排到与尧紧邻的一个石室中休息。羿在石室中静思起来，他也忽然想起务成子的话来，曾记得务成子说过，当灾难降临之时，只有尧侯必须斋戒沐浴，向上天虔诚祷告，自己的神弓神箭方可发挥效力。一想到此，心中的懊恼顿除，于是就安心地按照黄帝所传的“阴符经”练起功来。

到立夏第三天的巳时，尧侯斋戒祈祷已满三天，他立即命令老将羿和众大臣走出山洞，逢蒙也跟随大家来到洞外。有些想看热闹的百姓们也纷纷跑了出来。在洞中，人们根本感觉不到那烈日的厉害，一到外面，人们可就傻眼了。但见所有树木和房屋全都化为灰烬，那一股股热浪仿佛要将人体烤焦。人们用两手捂住眼睛，从指缝中向天空瞭望，只见天上一溜儿出了十个太阳，人们立即跪到地上向上天叩头祷告。尧从羿手上接过神弓神箭，跪到地上叩了三个响头，口中念叨了一些什么，然后站起来，捧着弓箭送到羿的手上，命羿射日。这一次，羿也不再瞄准了，因为光线刺激得睁不开眼睛，他只好运足气力，扯满弓弦，“嗖”的一声，已将一枝神

箭射向天空。说也奇怪，在片刻之间，只见一颗火球落向东方的一座山头，竟化作一只巨大的三足乌鸦，在地上扑棱了几下而死。此时，老将羿精神陡增，也不管射下来的是什么东西，更是竭尽平生之力，一连向天空中又射了八箭，八个太阳全都落到了东方山上，每一个太阳都化作一只三足乌鸦，那乌鸦的羽毛到处飞扬。顷刻间，天气顿然清凉，观看的人无不欢呼称庆，皆赞羿的神射。众臣立即来到尧的面前，将他扶起，又来向羿称谢道贺，哪知羿竟突然倒地，人事不省。大家吃了一惊，正在手忙脚乱之际，巫咸上前说道：“不要紧，此乃用心用力过度所致。老将军这几日把全部心血都用在了弓箭上面，一旦成功，心血陡然放下，气血一时不能归原，所以会突然晕倒。请赶快将他抬到洞内，医人自然有法可救。”于是几名宫人将羿抬到洞口，放到一张草垫上面，巫咸立即取出金针，在羿的人中穴和涌泉穴刺了两针，顷刻间羿便醒来。人们纷纷向羿表示感谢，但羿却说道：“此乃天意也，老夫何功之有？老夫当年得此神弓时，恰巧在箭囊内装了十二枝神箭。当时，为了验证此弓箭神力，就射下了一颗星辰，所以就只有十一枝神箭了。在平时，老夫只用神弓，但从来是不用神箭的，只是在诛杀修蛇、封豨、大风时，曾用了三次神箭，但均将其收回。当天上出了四个太阳之时，老夫用了两枝神箭，但一个太阳也不曾射下，两枝神箭却没有了踪影，当十日并出之时，刚好用完了剩下的九枝。假若天上出了十一个太阳怎么办？这不是说明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吗？再说，若不是尧侯的诚心感动了上天，单凭老夫的神弓神箭就能射下这九个太阳吗？”此时人们只顾听羿的讲述，等到羿的话讲完，人们才突然觉得周身奇冷，立即将羿搀扶到山洞里面。

原来，当时十日并出，热不可耐，人们穿得十分单薄，到了九个太阳被射落之后，天气虽然转凉，但余热并未散尽，又忙着为羿治病，所以把冷给忘却了。如今感到冷气袭人，只好迅速转移到里面，又纷纷增添衣服。正在此时，天气突然昏暗起来，尧率领几名大臣，来到洞口向外张望，但见黑云密布，狂风陡起，顷刻间电闪雷鸣，大雨如注，这五天来被蒸发的水汽，全都化作暴雨，从天上降了下来。不一会儿，便沟满河平，那低洼处已变成了水乡泽国。哪知这暴雨整整下了三天三夜，又是山崩，又是滑坡，除了山丘，全是一片汪洋。好不容易风停雨住，但整个世界已换了模样。过了几天，洪水退尽，草木又逐渐复生。但在此骤热骤冷之间，那些侥幸躲过妖日的肆虐和暴雨袭击的人们又染上了疾病，正所谓天灾连着人祸。面对如此巨灾大难，尧侯心如刀绞。他一面命神医巫咸带着十多名徒儿全力为百姓们治病；一面又与众臣商议研究灾后恢复民生的良策。紧接着，又带领臣民们建造房屋，恢复家园。

再说羿自射下九日之后，深受万民崇拜，把他敬重得如天神一般，羿亦相当地得意。这一日，他在朝堂上遇到了逢蒙，偶然想起了当日逢蒙说的话，不由得气从

心生，就对逢蒙说道：“自汝跟从老夫学艺以来，老夫何曾亏待于汝？不料汝当日竟在广场大众面前，如此羞辱老夫，说什么老夫射落星辰全是假的。汝也看到，是老夫亲手将九个太阳射了下来，这难道是假的吗？汝还说倘若老夫能将太阳射下，汝也可做到，当时为什么不帮帮老夫的忙？老夫决不会怪汝分功的。”

羿也是极度愤懑之后才说出了此话。众人在旁，亦都讥嘲逢蒙忘恩负义。哪知逢蒙听了此话，不但不深刻地检讨自己，反怪羿竟敢当众羞辱于他，所以就因羞成怒，因怒生愤，他恶狠狠地瞪视了羿一眼，一扭头就返回了自己的住所。他收拾了一下行李，离开了毫都，从此人们也不知他去往何处。

羿射九日的消息很快传遍天下，万国诸侯也都知道是尧的诚心感动了上天，羿的神弓神箭又发挥了作用。因此，全天下的人无不感激尧侯和羿的恩德。当这场灾难过后，百姓们的生活日渐安定，四方诸侯即纷纷到平阳朝觐尧侯，一方面向尧侯和羿表示感谢，一方面请求尧立为天子。尧侯对来访诸侯一一进行慰问，又让弃教授他们最好的五谷种植方法，让契教授他们各种礼仪，但说到让自己立为天子之事，尧就婉言谢绝。

再说帝挚这边，当天上出现了六个太阳之时，已热不可耐。那驩兜、孔壬和鲧倒也不错，他们立即将帝挚及后宫人等转移到一座很深的山洞之内，总算逃过了一劫。帝挚回想起三年来的各种灾异，特别是这次十日并出，更认为这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由此又想到，这所有灾异，无不是由尧和羿一一化解，这更说明天意、民心全都归于唐尧，如再不禅位，更待何时？于是，这一天，就将驩兜、孔壬和鲧传来，提出再次向唐尧禅位之事。

帝挚说道：“朕所患之病是不会好了，朕也自知，不久将会离开人世。朕去年曾让汝等拟了一份诏书，欲将帝位禅让于胞弟尧侯，不料他予以拒绝。到后来，上天又不断降下灾异，这分明是上天已不再佑朕。再说这每次灾难也都是胞弟和羿将军化解，既说明天意有意护尧，而天下人心也皆归于胞弟。三年来，四方诸侯不再来朝拜于朕，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因此，朕再次决定，趁朕尚活着，请汝等立即再拟一份禅让诏书，立胞弟尧为天子。”驩兜说道：“陛下身体自有康复之日，何苦说此不吉之言？”帝挚说道：“朕早已病入膏肓，岂会有康复之日？朕意已决，请勿再言。”驩兜接着说道：“上次陛下曾颁诏禅位于尧侯，尧侯不受，但陛下之仁已诏告天下，尧侯之所以不受，是因为他自己是仁义君子。他心里明白，一来陛下健在，二来陛下已有少主玄元。天子之位，父子相承天经地义，少主虽然只有三岁，但毕竟是陛下的骨肉，万一陛下归天，也自有少主继承，臣等也必将誓保少主。如若他心存不轨，便有谋主篡位之罪，必将失信于天下。因此，以臣之见，还是不写禅位诏书为好。”

帝挚说道：“爱卿之言，不无道理。但说到天子之位，也并非只能父子相传。

先祖少昊帝在归天前留下遗诏，让自己的侄儿颛顼继天子位；颛顼帝归天前，又留下遗诏，将帝位传给朕父，他们均未将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天下应是有德者居之，朕只是比自己的胞弟们年长，才占了先机，如论其德行和治国的方略，确实不如朕之胞弟尧。如今，天下人心向背已十分清楚，四方诸侯已与朕断绝了来往，朕如今又病入膏肓，倘若四方诸侯公议废朕，如之奈何？就凭汝等之力就可扭转乾坤吗？朕二次提出禅位，一来是能让天下人知道朕的诚心；二来是为孺子玄元和他的母后留一条后路；三来岂不是也在为汝等保住一个前程吗？如果落到被废的局面，朕将有何颜面？一切不都全完了吗？”帝挚的一番话，说明他并不糊涂。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悲。驩兜、孔壬听了，立即说道：“陛下圣明。陛下之言，让臣等茅塞顿开，臣等这就去拟旨。”

孔壬正要离去，帝挚又将他叫住，说道：“请记住：在诏书中不可再称我为朕了，在落款处可注明臣公孙挚拜上。”

在这里，帝挚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竟对尧称臣了。至于为什么要在挚的前面加上公孙二字？原来黄帝原姓公孙，后改为姬姓，自黄帝而后，历经少昊、颛顼、誉、挚，及尧、舜、禹等皆是黄帝子孙，所以这挚就称自己为公孙挚了。

这正是：羿射九日除灾星，天下齐颂尧羿功。

帝挚再颁禅位诏，请求唐尧继大统。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唐尧侯梦游天宫 王屋山再得贤臣

且说这天夜里，尧侯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来到东方一座大山。此山如何？有诗为证：

重峦叠嶂，高耸入云。
匹练飞空，势如千军。
松柏滴翠，修竹森森。
群芳争艳，繁花似锦。
纷红骇绿，馥郁香馨。
芝兰丛生，鹤翔鹿吟。
凤鸣梧桐，莺啼残春。
紫气缭绕，氤氲氤氲。

尧侯深深地为此山的美景所陶醉，他一面欣赏着山中的美景，一面沿着山道向山上攀登。怎奈此山太高，走着走着，觉得有些劳累。正在此时，忽然从山沟里飞出一条龙来，这龙披一身金甲，竟来到尧的身旁，将龙头向尧点了三点，似乎是让尧骑到它的背上，尧也似乎理解龙的意思，竟轻松地跨上龙背，耳边只听嗖嗖风响，不一时已将尧送到山顶一块巨石下面。尧从龙背上下来，那龙也突然不见了踪影。尧望着身旁的这块巨石，只见上面篆刻着斗大的“泰山”二字，再看看下面的落款，写的是“轩辕”二字，这才明白自己是来到了泰山峻顶，看到黄帝的亲笔题字，知道是先帝封禅时留下的胜迹，立即倒头便拜。

尧侯行了三跪九叩大礼之后，站了起来。因为从未来过泰山，于是就在泰顶游览起来。尧向四面山下望去，但见山下云海苍茫，那许多郁郁葱葱的山峰，俨然是从云海中钻出，恰似大海中的岛屿一样，在阳光照射下分外浓郁。正在观赏之际，忽闻天空中仙乐阵阵，尧侯抬头向上望去，只见祥云缭绕，在云间现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这宫殿雕栏玉砌，美轮美奂，宫殿的大门向南，正面向着自己，于是心想，何不到这宫殿中一游？心想至此，说也奇怪，那本来是遥不可及的宫殿，在刹那间已移了过来，距自己的头顶也不过一尺多高，于是他举起双手，攀住了宫殿的门槛，一纵身，竟跳到了宫殿里面。但就在此时，他突然从梦中惊醒，方才意识到自己是做了一个梦。这梦竟是如此清晰、如此地动人。他细细地体味着，这梦似乎是预示着上天有意让自己称帝。但想到当今的帝挚原是自己的手足，虽然治国无方，且沉溺于酒色，但也无其他过错，并且在去年曾颁诏，以身体有病为名，要将帝位禅让于己，只是自己不受，也怨不得他人。于是就决定，只要当今天子仍然健在，是说什么也不能存有僭越之心的。一想到此，心情倒也轻松起来。

这天上午，尧侯来到议事宫中。此时，正是大灾之后的第一个春天，尧侯与羿、弃、契、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等臣子，还有神医巫咸，一起商议大灾过后的重建事宜。突然有宫人来报，说亳都使者共工求见。尧侯立即走出宫门迎接。那孔壬见是尧侯出迎，立即跪于尘埃，向尧侯行跪拜大礼，并口中称道：“臣孔壬拜见陛下。”这一下可把尧侯惊得不小，他慌忙将孔壬扶起，急忙说道：“共工何出此言？如此僭越之话，岂可儿戏？”孔壬说道：“臣现持有帝禅让诏书在此，臣岂敢视为儿戏？”说着话，就从怀中取出诏书，弯着腰，用双手毕恭毕敬地呈于尧侯。尧侯立即跪地双手接过诏书，然后站起，对共工说了一声“请”，便一同回到宫内。这孔壬进宫后，对两旁站立的臣子一一躬身施礼，那弃和契原是认得的，就格外地向他们恭维几句，随后来到老将羿的面前，正要开口说话，那羿竟背过身去，他只好快快地站到一旁。

尧看过诏书，对孔壬说道：“孤早已说过，不会去继什么天子之位的。至于陛下之病，孤这里现有一位神医，名叫巫咸，可让他为陛下诊治，想来陛下之病一定

会痊愈的。”这孔壬还想再说什么，尧侯即对一名宫人说：“请将共工带入驿馆，好生照顾，待明日让神医一起前往帝都，为陛下治病。”这孔壬原是想借此机会好好地 在尧侯面前谄媚一番，不料想尧竟将自己早早地打发了出来。

次日，尧又为帝挚准备了一些上好的食物和礼品，派了两辆马车、五名兵士，护送神医和孔壬往亳都而去。

且说等到春耕春播过去，尧侯对众臣子说道：“孤自当年离开王屋山之后，不觉已三年多矣。这三年多来，灾异不断，一直没有机会去看望尹寿子老师和师弟钱铿。当时，尹寿子老师说，他将于三年后登仙而去，也不知此话是否当真？如今灾难平息，且是季春时节，孤意欲前往王屋山拜访老师，让老将军羿和羲仲随孤同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众人皆答：“理应如此。”于是，尧又将有关政事向众人作了交代，在第二天便与羿和羲仲，分乘三辆马车，带了十多名兵士向王屋山而来。

一路上，尧观看着两边的景色，山野又恢复了昔日的绿装，十日并出的灾害正在逐渐退去。经过十多天的跋涉，这一日尧率众人来到了王屋山。

那羲仲原在王屋山生活了多年，路径十分熟悉，不一会儿便带领大家来到了尹寿子的住地。羲仲紧走几步，来到了茅屋外面，只见客堂中央放着一张木几。木几即低矮的桌子也。几上放满了陶碗。正欲进内探视，恰见钱铿掂着一只陶壶，从侧屋走了过来，羲仲急忙向钱铿施礼说道：“师弟别来无恙？”那钱铿见是师兄来到，分外高兴，急忙放下手中陶壶，来到门口迎接。这时尧与众人也已来到，钱铿急忙走上前去，向尧和羿等施礼，口中说道：“务成子仙师知道尧侯驾到，特命学生在客堂沏茶恭候。”说着话，就将尧和羿引入客堂，然后又将众兵士带到另一间茅屋中用茶休息。返过身来，将陶壶中的茶水沏入碗中，请三人坐在蒲团之上，便对尧侯说道：“请尧侯和老将军、大师兄用茶，待学生将仙师请来。”

三人落座，心中都暗暗纳闷，怎么未听到钱铿说及尹寿子老师？众人正在彷徨之际，只见钱铿已将务成子仙师请到，在务成子后面还跟着几位年轻人。尧等即刻起身，一齐向务成子仙师施礼。此时，尧侯已忍耐不住，就迫不及待地向务成子问道：“请问仙师，尹寿子老师为何不见？”务成子答道：“尹寿子先生已于一月前坐化登仙而去。”尧、羿和羲仲听后大惊，不觉泪流满面。尧抹去泪水说道：“曾记得三年前，学生首次来到王屋山，与尹寿子老师相识，并有幸被收为门生，尹寿子老师教诲之言至今仍在耳边回响。尹寿子老师还令四位高徒协助学生治理天下，现已成为学生的肱股之臣。不想今日重来拜访老师，老师却撒手人寰了！”

务成子说道：“尧侯不必悲伤，尹寿子仙师实乃羽化登仙而去，自此将与天地同寿矣。”尧侯说道：“夙闻先祖黄帝乘龙登仙，但不知何为羽化登仙，请仙师指教。”务成子道：“登仙之途多矣。所谓羽化者，即蜕化也，如蚕结网于茧内，不

吃不喝，形同僵尸，稍加时日，即破茧而出，生翅而飞矣。在于人，当仙升之时，必将形体留于世间，其神飞登仙界。此种登仙之法，又谓之‘尸解’，犹如蚕蜕变为蛾，脱茧而出，只留下一副躯壳，故又称为羽化登仙也。其实汝父帝啻即属于羽化登仙，只是在世人看来，则为无疾而终，且从此后将与家人断绝一切亲情来往也。至于黄帝，其功德如昊天日月，所以不仅不需经过羽化之途，而且登仙时还有黄龙下界迎接，甚至连帝之后宫与诸大臣皆乘龙登仙而去。其他的登仙之途，还有‘兵解登仙’之说，例如一些为国捐躯的功臣，大多死于各种兵器，虽然其躯体留下，但其魂魄却已升入天界。因此，除黄帝等极少人之外，要想步入仙界，必将留下躯壳也。”

务成子的一番解说，令尧侯等不再悲切。务成子接着说道：“刚才只顾说尹寿子仙师登仙之事，却忘了将这几位年轻学子向尧侯作以引荐。”说着话，务成子指着身后的几位年轻人说道：“他们都是尹寿子仙师所收的最后一批弟子，一个个学有专长。这一位名叫伯夷，精通祭祀之礼仪；这位名叫夔（音‘葵’），精通乐典，八音能谐；这一位名叫龙，精通各国语言，且熟知各国礼节；这一位名叫倕（音‘吹’），精通百工制造之术。至于钱铿就不用介绍了。以上诸位学子，已从师尹寿子仙师将近三年，一个个皆身怀绝技，是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栋梁之材。一月前，老夫说有要事而离开平阳，即是为尹寿子仙师举行登仙仪式也。尹寿子仙师嘱咐老夫，将以上几位学生向尧侯推荐，让他们与钱铿一起为国效力。”尧侯听了务成子之言，更是感动得流下热泪。他上前一步，与五位学子一一拱手施礼，慌得这几人个个还礼不迭。尧侯说道：“不知老师仙冢在何处，学生等理当前往拜祭。”务成子说道：“汝所言极是，让钱铿在前引路。”钱铿答了一声“诺”，众人出了茅屋，不一会儿即来到一座墓冢前面，墓冢前立有一块石碑，正中篆刻着一行大字，上写：“尹寿子先生之墓”。左下方落款为陶唐侯公孙尧，其他为羲、和兄弟四人，以及钱铿及伯夷等四人。众人在墓冢前依次站定，然后在尧的带领下，向墓冢行三叩之礼。礼毕，众人回归茅屋，钱铿让师兄羲仲与自己一起到厨房做饭，这里务成子和尧侯即与伯夷、夔、龙、倕一起交谈起来。

在说到去年十日并出之时，这里是如何度过时，伯夷等人说道：“尹寿子仙师洞悉天机，早早就让我们备足食品，当天上出现四个太阳时，就让我们躲入北面大山的一个山洞之内，并且还救了不少当地的百姓。”尧侯听了，甚感欣慰。

不到一个时辰，午饭已经做好。钱铿在前，羲仲在后，手中各掂了一只竹篮，来到客堂。在钱铿的竹篮中，放满了胳膊粗细的竹筒，外面用龙须草缠绕了几圈。钱铿对众人说道：“此饭名为‘青龙藏珠’，即米饭是也。乃是采用此地泉水浇灌生产的上好稻米，装于剖开的新鲜竹筒之内，外用龙须草缠绕，放于甑（音‘赠’）笼中蒸制而成。这是学生不久前才研究出的一种方法，请仙师、尧王和老

将军品尝。”说着话，先取出一只竹筒，十分恭敬地递给务成子，又取出一只，十分恭敬地递到尧侯的手里，然后依次递给羿和众师弟。人们接过竹筒，还不曾打开，一股清新的米香已扑鼻而来。紧接着，羲仲手掂竹筐走了过来。在羲仲的平底筐内，平放着一只只陶碗，碗中盛着用鲜菇、鲜竹笋做的菜肴，人们还不曾品尝，但鲜味已沁人肺腑。羲仲将这些菜肴，每人一碗，恭敬地递给众人，同时还给每人发了一只吃饭用的陶匙。待饭菜分发完毕，钱铿说道：“因山野之间，一时无其他更好的食物招待贵客，请大家原谅，请各位慢用。”说完话，又与羲仲师兄提起竹篮，去到另一间房内，为十多名兵士送饭。

这里，尧侯与众人解开竹筒上缠绕的龙须草，将竹筒去掉一半，那晶莹的米饭散发出更加诱人的香味。用鲜菇、鲜竹笋制作的菜肴，更是无比美味。务成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但也挡不住这美味佳肴的诱惑，竟也用起餐来。

诸位：说书的在此补充一点。前面说到，羲仲向众人还分发了一只吃饭用的陶匙，那么为什么不发一双筷子呢？请诸位再听说书的讲一下其中的原因。

在伏羲之前，由于人们过的是茹毛饮血的生活，人们摄取食物的方法基本都是依靠手和口来完成。自伏羲时发明了陶器之后，为了将食物从陶釜盛到陶碗中，人们学会了使用兽骨或木头做成的匕，也就是勺、匙之类，后来又发明了陶匙作为吃饭用的工具。如果要从鼎或釜中捞取煮熟的肉，人们则是用棘一类的细枝编制成“棘匕”，也就是漏勺。这种漏勺的功能，在《诗经·小雅·大东》中有这样的描写：“有饿（音‘蒙’）簋（音‘鬼’）飧（音‘孙’），有捄（音‘求’）棘匕。”这里的 为食物装满貌；簋为圆口、圆足有耳或无耳的用以装食物的陶器；飧为晚餐或指熟食；捄为长柄；棘匕为漏勺。《诗经》中的这句话为：有一只装满着食物的簋，为了取出这些熟食用作晚餐，就必须用手拿一只长长的用棘编制的漏勺把它们取出来。

由于铜的发明，人们的吃饭工具又出现了铜制的匕和刀、叉，就像吃西餐用的工具。直到夏朝以前，人们吃饭或祭祀都是离不了刀和匕的。筷子在古时候称作箸（音“祝”），在史书中最早记载用箸的是“韩（非）子曰：纣为象箸，箕子怖。”这是说商纣王用象牙制作成筷子，他的大臣，也是他的伯父箕子，看到后感到非常恐惧。其实，在此之前，人们可能也早已学会了用筷子吃饭，只是未见记载而已。

好了，闲话休提，书归正传。且说尧侯等众人在王屋山休息了一晚，次日与务成子一起率领众人返回平阳。

这正是：陶唐梦里游天宫，帝挚再颁禅让令。

王屋山前拜师冢，再获贤臣佐尧功。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帝挚驾崩亳都城 唐尧平阳即帝位

话说孔壬与神医巫咸各自乘了一辆马车，不一日回归亳都。巫咸也不顾旅途劳累，立即让孔壬引领来到帝挚寝宫。孔壬向帝挚禀告这次拜会尧侯的经过，说到尧侯既不肯接受帝位，又派来了神医巫咸为帝治病，还为帝送来了许多上好的食品和礼物，把帝挚感动得声泪俱下。这巫咸经过望诊、切脉，已知病情根源。巫咸说道：“陛下所患之病，乃癆瘵之疾，其病久矣，虽然病在于肺，但其根在肾。源于陛下女色过度，肾精不足，致使虚火上扰，煎熬肺液。在五行中，肺又为金，金能生水；肾又为水，全靠肺金滋养，但肺受虚火煎熬，则不能生水，于是肾病又大矣。只因患病日久，其他脏腑更是受到株连，故而病情日益加重。”

巫咸的一席话，说得帝挚点头称是。孔壬连忙说道：“请神医用心给陛下开一良方，使陛下能早日康复！”巫咸说道：“救死扶伤，乃医家的天职，岂有不用心之理？只要陛下能远离女色，再按老夫之方服药，陛下自有康复之日！”说完话，巫咸就在锦帛上写出了一个药方，交给孔壬，叮嘱其按方服药，不可间断。

次日，巫咸神医即与同来的兵士，乘车返回平阳。

再说帝挚自服了神医巫咸所开的方药之后，不到三天，即大有好转。等服到第七日，已觉精力充沛，如常人一般。帝挚、驩兜、孔壬和鲧无不佩服神医的医术，帝挚也从心底里感激尧侯的仁德。为了保住帝挚这棵大树不倒，驩兜和孔壬把帝挚的四个嫔妃叫到帝的面前，对她们再三交代，为了帝的身体，让她们不要与帝同眠，只许照料好帝的饮食起居，特别是每日必须为帝亲手煎药服侍。这四名嫔妃原是驩兜、孔壬将其选入宫中的，所以对二人的交代焉有不答应之理？然而，答应只是答应，执行起来可就困难了。

因为帝挚的身体越来越好，那四个嫔妃也很久没有与帝亲近了，对于这些年龄还不到三十岁的女人来说，禁欲无疑是对自己精神和肉体的最大折磨，更何况她们原本就不是良善之辈，所以一旦看到帝挚的身体得到恢复，就争先恐后地在帝挚面前以色相挑逗，一个个都想把他生吞到肚里。那帝挚原就是个性格懦弱之人，自制力甚差，虽然神医的叮嘱一直在耳边回响，但在这四个如狼似虎的妖艳女人面前，只好乖乖地当了俘虏。如此一来，不到两个来月，在这四个女人的轮番夹击之下，帝挚又突然犯病，并且病情比过去更加厉害。过去是痰中带血，而今是吐血不止。虽然仍是遵照神医所开的药方服药，但却失去了效力，到了第三天，那帝挚已气息奄奄。刚好在这三天之中，驩兜、孔壬和鲧未来看视。这天忽有宫人来报，说帝挚

病危，三人慌忙来到帝挚寝宫，只见帝挚躺在病榻上，脸色蜡黄，毫无血色，双目紧闭，气息微弱。那四名帝妃如热锅上的蚂蚁，一个个在床前又哭又叫，见驪兜等三人来到，如同见到了救星一般，急忙来到三人面前争着说道：“帝昨晚先是咯血不止，后来竟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这可如何是好？请汝等快去请那个神医前来救治。”孔壬向四个嫔妃问道：“三天前吾等来看视陛下，陛下还好好好的，怎么就这短短的三天，就病成这个样子了？”那四个嫔妃，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说不出口来。

鲧却接着说道：“你还装什么糊涂？这都是你与驪兜做的‘好事’，要不是你们为陛下弄来了这四个妖女，与陛下昼夜淫乐，陛下何至于会造成今日的下场？”这几句话说得众人一个个面红耳赤。驪兜说道：“事已至此，争论这些还有何用？还是赶紧听听帝有什么话可作交代？”于是，三人齐集于帝挚身边呼唤：“陛下醒来！陛下醒来！”不一会儿，只见帝挚微微睁开双眼，以非常微弱的声音说道：“请速往平阳……请尧侯即……天子位，望尧侯及汝等……善待诸妃……和……小儿玄元……”帝挚断断续续地把话说完，头向一边一歪，便呜呼哀哉了。四名嫔妃看到帝挚咽气，立即号啕大哭起来。

据史书记载，挚在位九年而崩。

眼见帝挚驾崩，孔壬对驪兜和鲧说道：“请二位一起回到朝堂，商量一下善后事宜。”于是，三人来到朝堂坐定，孔壬说道：“如今有两件大事必须立即进行。一是关于陛下安葬之事。按照礼仪，天子驾崩必须向四方诸侯通报，与四方诸侯一起举行盛大的天子下葬仪式。但数年来，四方诸侯已不来朝拜天子了，就是给他们发去讣告，他们也不会来的，所以举行仪式之事也就只好免了，不知二位意下如何？”驪兜说道：“通知他们也是白搭。”孔壬接着说道：“此时天气炎热，陛下遗体不敢久放，还是尽快将陛下遗体入土为安。孔某既然还是共工，为陛下制作灵柩和开掘陵穴之事，就由孔某安排。”驪兜说道：“这本是汝分内之事，你不干谁干？”孔壬白了驪兜一眼，继续说道：“第二件事，是尽快将陛下驾崩之事向尧侯通报。这里也有两件事要做，一是为陛下写一份遗诏，请尧侯即天子位；二是以这里百官的名义，向尧侯写一份请求即位的劝进表，以表明我们效忠尧为天子的诚心。驪兜兄身为司徒，是总理一切政务的首辅，这事就交给你来完成吧！”

驪兜一听急了，急忙回答：“你这是强人所难。如论饮酒、玩女人，我比你强，如论写文章，就非你莫属了。”孔壬说道：“那好，老弟就为你代劳了。”

于是孔壬让驪兜磨墨，先书写了一份简单的帝挚遗诏，紧接着以群臣的名义，以充满无限阿谀奉承的语言，向尧侯写了一份请求荣登天子位的劝进表。在劝进表的下面，罗列了群臣的名字，第一个就是孔壬的名字，第二个写的是驪兜。那驪兜一看把自己写成第二，心中老大不高兴，嘴里嘟哝了几句，可也没有办法。孔壬看

了一眼鲧，说了句：“鲧兄，你就只好名列第三了。”这鲧自始至终一言未发，如今听到孔壬提起自己，就以讥笑的口吻说道：“二位真是忠心可‘假’了。老夫的名字就免了吧，但愿此表上去，二位今后就能飞黄腾达，封侯万里了。”说完话，他就大踏步地走出宫去。

且说三日后，在驩兜、孔壬和鲧的带领下，也没有举行任何的安葬仪式，便将帝桀的灵柩草草下葬。当帝桀的灵柩放入陵穴之时，只见鲧来到穴边，对着灵柩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礼毕，竟头也不回地走了。从此，人们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由此看来，这鲧确实与驩兜和孔壬不同。鲧被列入“三凶”之列，确实名不符实。他并未做什么坏事，只是性格有些偏执，与常人不能打成一片，特别是自小就与帝桀和驩兜、孔壬一起长大，形影不离。到后来又与驩兜、孔壬一起在朝中做官，所以人们就将他与驩兜和孔壬并列为“三凶”，这也真可谓“人言可畏了”。

等将帝桀安葬之后，孔壬让驩兜照料帝桀的四位妃子和儿子玄元，自己便立即动身向平阳进发。

这天孔壬来到尧宫，说帝桀旧病复发，已于半月前驾崩，并向尧侯呈送了帝桀临终前的遗诏。尧侯接过遗诏，声泪俱下，悲悼不已。他手持遗诏，来到务成子身旁，恭敬地将遗诏呈给务成子，务成子说道：“遗诏内容，老夫尽知，此次汝可不必再加推辞矣！请汝不要有悲戚之容，稍后将有四方诸侯前来拜谒。”

这务成子原是上仙，可谓是未卜先知。不一会儿，忽有宫人来报，说有四方诸侯使者前来拜谒。尧侯听了，立即率领羲、和兄弟四人到宫外迎接。经过一番寒暄，四方诸侯使者让随从人员留在宫外歇息，便随尧侯进入宫内，宫内众臣一齐向客人施礼，尧让四方诸侯使者在自己的两旁坐定，让宫人献上竹叶清茶。

只见坐在东侧的一位诸侯首先站起来说道：“臣等乃东方泰山侯森博，南方衡山侯炎季，西方成纪侯金盛，北方兕眚侯冰义，因受四方万国诸侯之托，特来邀请陶唐侯，为天下百姓福祉着想，早日荣登天子之位。”这泰山侯每念到一个人名，此人便肃然站起，向尧和众人抱拳施礼。泰山侯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幅锦帛，说道：“此乃请求陶唐侯荣登天子位的劝进表，臣受万国诸侯之托，于此宣读之。”接着就宣读起来：

自先帝归天，桀帝即位以来，朝纲废弛，君昏臣佞；灾异不断，妖孽横行；天怒人怨，民不聊生。幸喜陶唐仁德，上稟天命；老将司衡，盖世神勇；诛灭六害，四方途通；箭射九日，百姓安宁；是以万民敬仰，犹如葵花向日；九州咸服，皆息听陶唐号令。故而，臣泰山侯森博，衡山侯炎季，成纪侯金盛，兕眚侯冰义，受四方万国诸侯之托，特邀请陶唐侯荣登天子之位。

泰山侯宣读完劝进表，人们欢声雷动，不约而同地离开座位，一齐跪于大殿中央，同声齐呼：“请陶唐侯即天子位！”唐尧还想推辞，务成子说道：“此乃天命所归，帝挚也曾三次颁诏禅位于汝，何况他现已驾崩，国更不可一日无君，请汝不可推辞。”尧只好来到众人面前，说道：“众位爱卿速速站起，朕答应就是了。”于是众人站起，各自回归原位。自此，尧侯就改称尧帝了。

此时，最伤脑筋的就是孔壬了。他费尽心思写的那个劝进表，原想趁此机会好好地表现一下，哪知被这突如其来的四方诸侯的行动，弄得连呈上去的机会也没有，更别说要当众宣读了。这才是应了那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

尧帝等大家坐定，就开口说道：“朕德行浅薄，唯恐不能胜任。诸位爱卿既然如此拥戴，只好暂而为之。作为天子，必当德厚者居之，朕今后必当遍访天下贤德之士，择而让贤也。”

为了让天下百姓休养生息，尧帝决定不再召开登基大典。当送走四方诸侯之后，尧帝召见孔壬，对他在帝挚患病期间的尽心照料表示感谢。又问及驩兜和鲧的情况，孔壬说道：“驩兜也一直伺候挚帝到临终，只是当挚帝下葬之后，鲧已不知去往何处。”尧帝接着又对孔壬勉励了几句，让他和驩兜一起照料好四位帝妃和幼子玄元，又让宫人取出一些食物和礼品，安排了两辆马车，派了几名兵士将孔壬护送回亳都。

紧接着，帝尧就任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为四岳，即负责联络四方诸侯之官。因他们精通天文，所以又让他们负责对天象进行观测，并在“黄历”的基础上修订历法。对四岳的具体分工是：让羲仲到东方郁夷的暘谷，亦即阳明之谷，在那里虔诚地迎接日出，让他管理监督春耕事务，并负责协调与东方诸侯的事务；让羲叔到南交，亦即南方最远的地方，让他督导夏季劝农的事务，对民众进行教化，并负责协调与南方诸侯的事务；让和仲到西方的昧（音“媚”）谷，即西方日落的地方，日落而天下昏黑，故曰昧谷，让他恭敬地送太阳落山，并管理秋天的事务，使人们享受秋收的祥和，并负责与西方诸侯间的事务；让和叔到北方，那个地方名叫幽都，亦即幽州，让他管理督导冬藏物、畜，让人们回到室内居住，并负责协调与北方诸侯间的事务。

这羲氏、和氏两部族都是世代掌管季节时令的，到了尧任用羲、和四人之后，他们尽职尽责，根据对日月运行规律的观察，将一年定为三百六十六日，又设置了闰月以正定各年的四时。并将一岁中的节令慎重地告诉民众，以指导人们的生产和社会活动。

与此同时，帝尧又根据其他大臣的专长，仍任命羿为司衡，主管兵士训练；让弃负责农耕，教民以种植；让契负责对民众进行教化；让倕管理百工工匠；让伯夷协助掌管天、地、人三事的礼仪；任命夔负责乐典；任命龙负责接待四方宾客；任